

《红楼梦》后四十回评(一)

刘 一 之

Liu Yizhi

『红楼梦』の前80回と後40回は作者が異なるということは、すでに定説になっており、しかも後40回のできばえが、前80回に遙かに及ばないこともみな公認するところである。ところが、では後40回のどこが前80回に及ばないのかこれまで具体的に指摘されてこなかったし、多くの研究者は『红楼梦』の人物の性格分析を行うのに、後40回で人物の性格が大きく異なっていることに気付かないで、全120回を通した分析を行っている。そこで、本論文では、古人の「回評」に倣って『红楼梦』後40回的人物の性格、プロット、言葉を前80回と比較して、前後でどう異なっているかを明らかにし、『红楼梦』研究を推し進める一助としたい。

Key words

『红楼梦』

前 言

《红楼梦》前80回和后40回不是一个作者所写的，这已成为人们的共识。而且，大家也公认后40回的艺术成就远远赶不上前80回，如清朝陈其泰在《红楼梦回评》第83回中说：“自八十一回起，看去总多与前文不合处。言谈口角，亦都不似其人。甚矣续貂之难也。”但是，很少有人指出到底什么地方不好，甚至，很多人分析《红楼梦》里的人物性格，也是把120回当作一个统一体来研究的。殊不知在后40回中，人物性格发生了很大变化。因此，我想尝试着效仿古人对《红楼梦》后40回做一个回评，指出人物性格、情节、语言和前80回不同的地方，为进一步研究《红楼梦》打下基础。

第八十一回 占旺相四美钓游鱼 奉严词两番入家塾

且说迎春归去之后，邢夫人象没有这事，倒是王夫人抚养了一场，却甚实伤感，在房中自己叹息了一回。只见宝玉走来请安，看见王夫人脸上似有泪痕，也不敢坐，迎春不是那种招人喜欢的女孩儿，而且不是王夫人的女儿，她们姐妹三个都是跟着贾母长大的，在贾母那儿住，在贾母那儿吃，也不能说是王夫人抚养的。在前80回中，并不见王夫人对迎春有多疼爱，如今迎春的遭遇在王夫人眼中不过是“年轻的夫妻们，斗斗牙齿，也是泛泛人的常事，”顶多为她叹息，不值得暗自流泪。80回中说迎春“一行说，一行哭的呜呜咽咽，连王夫人并众姊妹无不落泪。”也只不过是因迎春伤心痛哭，大家只好陪她伤心。

只在旁边站着。王夫人叫他坐下，宝玉才捱上炕来，就在王夫人身旁坐了。

王夫人见他呆呆的瞅着，似有欲言不言的光景，便道：“你又为什么这样呆呆的？”宝玉见了贾政才不敢说，不敢笑的，王夫人对宝玉一向溺爱，宝玉在王夫人面前从来不是缩手缩脚的，何况这又是为迎春伤心，手足情深，更不会欲言不言。

宝玉道：“并不为什么，只是昨儿听见二姐姐这种光景，我实在替他受不得。虽不敢告诉老太太，却这两夜只是睡不着。我想咱们这样人家的姑娘，那里受得这样的委屈。

在宝玉的眼里，所有的女孩儿都是尊贵的，都受不了这样的委屈，这才是宝玉可贵的地方。所以他不会说出“咱们这样人家的姑娘”这样的话，“这样人家”指出门第，“姑娘”指出身份，这都是宝玉不看重的地方。

况且二姐姐是个最懦弱的人，向来不会和人拌嘴，偏偏儿的遇见这样没人心的东西，竟一点儿不知道女人的苦处。”

在宝玉眼里，女性有女儿和女人之分，女儿是好的，女人是坏的。77回中宝玉说女人“只一嫁了汉子，染了男人的气味，就这样混账起来，比男人更可杀了！”所以，宝玉在此不会用“女人”这个词。

说着，几乎滴下泪来。王夫人道：“这也是没法儿的事。俗语说的，‘嫁出去的女孩儿泼出去的水’，叫我能怎么样呢。”宝玉道：“我昨儿夜里倒想了一个主意：咱们索性回明了老太太，把二姐姐接回来，还叫他紫菱洲住着，仍旧我们姐妹弟兄们一块儿吃，一块儿顽，省得受孙家那混帐行子的气。宝玉怎么能在母亲面前说脏话？太没礼貌了。

等他来接，咱们硬不叫他去。由他接一百回，咱们留一百回，只说是老太太的主意。这个岂不好呢！”宝玉并不是不懂人事的人，应该知道女人结婚后，没有正当理由是不可能娘家住的，此时也不是小孩儿，不应该说出这种傻话。

王夫人听了，又好笑，又好恼，说道：“你又发了呆气了，混说的是什么！大凡做了女孩儿，终究是要出门子的，嫁到人家去，娘家那里顾得，也只好看他自己的命运，碰得好就好，碰得不好也就没法儿。你难道没听见人说‘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’，那里个个都象你大姐姐做娘娘呢。况且你二姐姐是新媳妇，孙姑爷也还是年轻的人，各人有各人的脾气，新来乍到，自然要有些扭别的。过几年大家摸着脾气儿，生儿长女以后，那就好了。你断断不许在老太太跟前说起半个字，我知道了是不依你的。

“不依”的语气太委婉了，不像是王夫人对宝玉说的话。

快去干你的去罢，不要在这里混说。”说得宝玉也不敢作声，坐了一回，无精打彩的出来了。憋着一肚子闷气，无处可泄，走到园中，一径往潇湘馆来。

刚进了门，便放声大哭起来。

宝玉平时最怕黛玉伤心，凡是能引起黛玉伤心的话头，他都急忙岔开，所以，以他平时的所作所为看，他不应该跑到潇湘馆来大哭，惹黛玉伤心。况且，宝玉和迎春的关系并不是很亲密，听了迎春的遭遇后，宝玉最正常的反应是为她感叹，而不是放声大哭。

黛玉正在梳洗才毕，

“正在梳洗”是正在进行，“才毕”是已经完成，“正在梳洗才毕”语法不通。

见宝玉这个光景，倒吓了一跳，问：“是怎么了？和谁呕了气了？”连问几声。宝玉低着头，伏在桌

子上，呜呜咽咽，哭的说不出话来。黛玉便在椅子上怔怔的瞅着他，一会儿问道：“到底是别人和你怄了气了，还是我得罪了你呢？”

前80回中，选择问句有两种形式：1. 还是……，还是……。如：31回“今儿还是住着，还是家去呢？”2……，还是……。如：47回“就是咱们娘儿四个斗呢，还是再添个呢？”没有“是……，还是……。”形式。

宝玉摇手道：“都不是，都不是。”黛玉道：“那么着为什么这么伤起心来？”

“那么着”，前80回中没有出现。在前80回中，在这种场合，只用“既这么着”“既是这么着”。在现在北京话中，用“那”或“那么”。

宝玉道：“我只想着咱们大家越早些死的越好，活着真真没有趣儿！”

宝玉是一个乐观的人，即使是他最爱的黛玉死了，他也只说作和尚去，没说要死。如今只是感叹迎春婚姻不如意，怎么会想到越早死越好呢？

黛玉听了这话，更觉惊讶，道：“这是什么话，你真正发了疯了不成！”宝玉道：“也并不是我发疯，我告诉你你也不能不伤心。前儿二姐姐回来的样子和那些话，你也都听见看见了。我想人到了大的时候，为什么要嫁？嫁出去受人家这般苦楚！还记得咱们初结‘海棠社’的时候，大家吟诗做东道，那时候何等热闹。如今宝姐姐家去了，连香菱也不能过来，二姐姐又出了门子了，几个知心知意的人都不在一处，弄得这样光景。我原打算去告诉老太太接二姐姐回来，谁知太太不依，倒说我呆，混说，我又不敢言语。这不多几时，你瞧瞧，园中光景，已经大变了。若再过几年，又不知怎么样了。故此越想不由人不心里难受起来。”黛玉听了这番言语，把头渐渐的低了下去，身子渐渐的退至炕上，一言不发，叹了口气，便向里躺下去了。

宝玉、黛玉此时已大，不在一起住了，又是表兄妹，黛玉怎么能当着宝玉就躺下呢？也太不知礼了。

紫鹃刚拿进茶来，见他两个这样，正在纳闷。只见袭人来了，进来看见宝玉，便道：“二爷在这里呢么，老太太那里叫呢。我估量着二爷就是在这里。”

黛玉听见是袭人，便欠身起来让坐。黛玉的两个眼圈儿已经哭的通红了。

袭人是丫头，黛玉让坐也就罢了，不可能欠身让坐。前80回中，没有给丫头欠身的描写。即便是凤姐见刘姥姥，也是忙欲起身，犹未起身。请看第7回宝钗见到周瑞家的的描写：宝钗在炕上坐着，见周瑞家的进来，“便放下笔，转过身，满面堆笑让：‘周姐姐坐。’宝钗是最知礼的，尚且不欠身，何况黛玉。在26回中，贾芸为了拍宝玉的马屁，况且他又是晚辈，见到袭人站起来，宝玉还说：“你只管坐着吧。丫头们跟前也是这么着。”还有，黛玉两个眼圈儿已经哭的通红了，不可能愿意让别人瞧见，最可能的举动是把头扭过去，而不是迎着袭人站起来。

宝玉看见道：“妹妹，我刚才说的不过是些呆话，你也不用伤心。你若要我的话时，身子更要保重才好。你歇歇儿罢，老太太那边叫我，我看看去就来。”说着，往外走了。

宝玉此话太冷冰冰了，全不似以前的温柔体贴。

袭人悄问黛玉道：“你两个人又为什么？”黛玉道：“他为他二姐姐伤心，我是刚才眼睛发痒揉的，并不为什么。”袭人也不言语，忙跟了宝玉出来，各自散了。宝玉来到贾母那边，贾母却已经歇晌，只

得回到怡红院。

到了午后，宝玉睡了中觉起来，甚觉无聊，随手拿了一本书看。袭人见他看书，忙去沏茶伺候。谁知宝玉拿的那本书却是《古乐府》，随手翻来，正看见曹孟德“对酒当歌，人生几何”一首，不觉刺心。因放下这一本，又拿一本看时，却是晋文，翻了几页，忽然把书掩上，托着腮，只管痴痴的坐着。袭人倒了茶来，见他这般光景便道：“你为什么又不看了？”宝玉也不答言，接过茶来喝了一口，便放下了。袭人一时摸不着头脑，也只管站在旁边呆呆的看着他。

本来挺有灵气的人，现在都变傻了。黛玉怔怔的，宝玉呆呆的、痴痴的，连袭人也是呆呆的。

忽见宝玉站起来，嘴里咕咕哝哝的说道：“好一个‘放浪形骸之外’！”袭人听了，又好笑，又不敢问他，只得劝道：“你若不爱看这些书，不如还到园里逛逛，也省得闷出毛病来。”那宝玉只管口中答应，只管出着神往外走了。

一时走到沁芳亭，但见萧疏景象，人去房空。又来至蘅芜院，更是香草依然，门窗掩闭。转过藕香榭来，远远的只见几个人在蓼溆一带栏杆上靠着，有几个小丫头蹲在地下找东西。宝玉轻轻的走在假山背后听着。只听一个说道：“看他汨上来不汨上来。”好似李纹的语音。一个笑道：“好，下去了。我知道他不上来的。”这个却是探春的声音。一个又道：“是了，姐姐你别动，只管等着。他横竖上来。”一个又说：“上来了。”这两个是李绮邢岫烟的声儿。

李纹、李绮已搬走了，如果又搬回来了，也应该有个交代，但书中没有交代，好象她们一直就在大观园中住着似的。

宝玉忍不住，拾了一块小砖头儿，往那水里一撂，咕咚一声，四个人都吓了一跳，惊讶道：“这是谁这么促狭？唬了我们一跳。”

宝玉在姐妹们面前一向都是温柔体贴的，从不曾促狭。就是晴雯想吓麝月，他都不让，凤姐说他“在这些姊妹跟前，以至于大小的丫头跟前，最有尽让，又恐怕得罪了人，”不应该做出这种事。

宝玉笑着从山子后直跳出来，笑道：“你们好乐啊，怎么不叫我一声儿？”探春道：“我就知道再不是别人，必是二哥哥这样淘气。

宝玉从来不在姐妹跟前淘气，探春怎么会猜到是宝玉呢？

没什么说的，你好好儿的赔我们的鱼罢。刚才一个鱼上来，刚刚儿的要钓着，叫你唬跑了。”宝玉笑道：“你们在这里顽竟不找我，我还要罚你们呢。”大家笑了一回。宝玉道：“咱们大家今儿钓鱼占谁的运气好。看谁钓得着就是他今年的运气好，钓不着就是他今年运气不好。咱们谁先钓？”怎么好像只有一副鱼竿？

探春便让李纹，李纹不肯。探春笑道：“这样就是我先钓。”回头向宝玉说道：“二哥哥，你再赶走了我的鱼，我可不依了。”宝玉道：“头里原是我耍唬你们顽，这会子你只管钓罢。”

探春把丝绳抛下，没十来句话的工夫，就有一个杨叶窠儿吞着钩子把漂儿坠下去，探春把竿一挑，往地下一撩，却活进的。侍书在满地上乱抓，两手捧着，搁在小磁坛内清水养着。探春把钓竿递与李纹。李纹也把钓竿垂下，但觉丝儿一动，忙挑起来，却是个空钩子。又垂下去，半晌钩丝一动，又挑起来，还是空钩子。李纹把那钩子拿上来一瞧，原来往里钩了。李纹笑道：“怪不得钓不着。”忙叫素云把钩子敲好了，换上新虫子，上边贴好了苇片儿。垂下去一会儿，见苇片直沉下去，急忙

提起来，倒是一个二寸长的鲫鱼儿。李纹笑着道：“宝哥哥钓罢。”

“笑着道”在前80回中，只在67回出现过，而67回的那一段文笔、情节都和上下文不符，我认为别人补进去的。前80回只有“笑道”。还有，李纹和宝玉的关系并不亲密，又都大了，怎么能叫着小名叫“宝哥哥”呢？连湘云前几年叫“宝哥哥”，贾母都让她改过来，说是大了，别叫小名了，何况李纹是大了以后才见面的呢。

宝玉道：“索性三妹妹和那妹妹钓了我再钓。”岫烟却不答言。只见李绮道：“宝哥哥先钓罢。”说着水面上起了一个泡儿。探春道：“不必尽着让了。你看那鱼都在三妹妹那边呢，还是三妹妹快着钓罢。”李绮笑着接了钓竿儿，果然沉下去就钓了一个。然后岫烟也钓着了一个，随将竿子仍旧递给探春，探春才递与宝玉。

宝玉道：“我是要做姜太公的。”便走下石矶，坐在池边钓起来，岂知那水里的鱼看见人影儿，都躲到别处去了。宝玉抡着钓竿等了半天，那钓丝儿动也不动。刚有一个鱼儿在水边吐沫，宝玉把竿子一幌，又唬走了。急的宝玉道：“我最是个性儿急的人，他偏性儿慢，这可怎么样呢。好鱼儿，快来罢！你也成全成全我呢。”说得四人都笑了。一言未了，只见钓丝微微一动。宝玉喜得满怀，用力往上一兜，把钓竿往石上一碰，折作两段，丝也振断了，钩子也不知往那里去了。众人越发笑起来。探春道：“再没见象你这样卤人。”

探春是妹妹，不能跟哥哥说这样没礼貌的话。贾家是讲礼的，贾环见了宝玉都要站起来。虽说女孩儿尊贵，但也要自重，不能这么没大没小的。

正说着，只见麝月慌慌张张的跑来说：“二爷，老太太醒了，叫你快去呢。”五个人都吓了一跳。探春便问麝月道：“老太太叫二爷什么事？”麝月道：“我也不知道。就只听见说是什么闹破了，叫宝玉来问，还要叫璉二奶奶一块儿查问呢。”吓得宝玉发了一回呆，贾母叫宝玉，宝玉有什么可吓得发呆的？顶多是诧异有什么事。

说道：“不知又是那个丫头遭了瘟了。”探春道：“不知什么事，二哥哥你快去，有什么信儿，先叫麝月来告诉我们一声儿。”说着，便同李纹李绮岫烟走了。

看前80回，每一个情节，甚至每一句话，都是经过熟思深虑的，或是要说明人物的性格，或是要说明人物之间的关系，或是要说明人物所处的环境。而此处的四美钓鱼，不知道作者想说明什么，而且，文字也是干巴巴的，给人的感觉是凑字数。

宝玉走到贾母房中，只见王夫人陪着贾母摸牌。宝玉看见无事，才把心放下了一半。贾母见他进来，便问道：“你前年那一次大病的时候，后来亏了一个疯和尚和个瘸道士治好了的。那会子病里，你觉得是怎么样？”宝玉想了一回，道：“我记得得病的时候儿，好好的站着，倒象背地里有人把我拦头一棍，疼的眼睛前头漆黑，看见满屋子里都是些青面獠牙，拿刀举棒的恶鬼。躺在炕上，觉得脑袋上加了几个脑箍似的。以后便疼的任什么不知道了。到好的时候，又记得堂屋里一片金光直照到我房里来，那些鬼都跑着躲避，便不见了。我的头也不疼了，心上也就清楚了。”贾母告诉王夫人道：“这个样儿也就差不多了。”

“告诉”只是告诉别人不知道的事，在这儿王夫人和贾母一起听了宝玉、凤姐的叙述，知道事情的真相，就不能用“告诉”了。前80回，没有用错“告诉”的。

说着凤姐也进来了，见了贾母，又回身见过了王夫人，说道：“老祖宗要问我什么？”贾母道：“你前年害了邪病，你还记得怎么样？”凤姐儿笑道：“我也不很记得了。但觉自己身子不由自主，倒象有些鬼怪拉拉扯扯要我杀人才好，有什么，拿什么，见什么，杀什么。自己原觉很乏，只是不能住手。”贾母道：“好的时候还记得么？”凤姐道：“好的时候好象空中有人说了几句话似的，却不记得说什么来着。”贾母道：“这么看起来竟是他了。他姐儿两个病中的光景和才说的一样。这老东西竟这样坏心，宝玉枉认了他做干妈。倒是这个和尚道人，阿弥陀佛，才是救宝玉性命的，只是没有报答他。”凤姐道：“怎么老太太想起我们的病来呢？”贾母道：“你问你太太去，我懒得说。”

王夫人道：“才刚老爷进来说起宝玉的干妈竟是个混帐东西，邪魔外道的。如今闹破了，被锦衣府拿住送入刑部监，要问死罪的了，前几天被人告发的。那个人叫做什么潘三保，有一所房子卖与斜对过当铺里。这房子加了几倍价钱，潘三保还要加，当铺里那里还肯。潘三保便买嘱了这老东西，因他常到当铺里去，那当铺里人的内眷都与他好的。他就使了个法儿，叫人家的内人便得了邪病，家翻宅乱起来。他又去说这个病他能治，就用些神马纸钱烧献了，果然见效。他又向人家内眷们要了十几两银子。岂知老佛爷有眼，应该败露了。这一天急要回去，掉了一个绢包儿。当铺里人捡起来一看，里头有许多纸人，还有四丸子很香的香。正诧异着呢，那老东西倒回来找这绢包儿。这里的人就把他拿住，身边一搜，搜出一个匣子，里面有象牙刻的一男一女，不穿衣服，光着身子的两个魔王，还有七根朱红绣花针。

不知是多大的匣子，能随身携带？而且为什么要随身携带呢，放在家里不好吗？

立时送到锦衣府去，问出许多官员家大户太太姑娘们的隐情事来。所以知会了营里，把他家中一抄，抄出好些泥塑的煞神，几匣子闹香。炕背后空屋子里挂着一盏七星灯，灯下有几个草人，有头上戴着脑箍的，有胸前穿着钉子的，有项上拴着锁子的。柜子里无数纸人儿，底下几篇小帐，上面记着某家验过，应找银若干。得人家油钱香分也不计其数。”

凤姐道：“咱们的病，一准是他。我记得咱们病后，那老妖精向赵姨娘处来过几次，要向赵姨娘讨银子，见了我，便脸上变貌变色，两眼鹞鸡似的。

凤姐和王夫人说话，怎么能用“咱们”，又不是凤姐和王夫人生病，而是凤姐和宝玉生病。前80回中“咱们”没有用错的。

我当初还猜疑了几遍，总不知什么原故。如今说起来，却原来都是有因的。但只我在这当家，自然惹人恨怨，怪不得人治我。宝玉可和人有什么仇呢，忍得下这样毒手。”贾母道：“焉知不因我疼宝玉不疼环儿，竟给你们种了毒了呢。”王夫人道：“这老货已经问了罪，决不好叫他来对证。

前80回中，“不好~”和现代北京话一样，是“不便于~”的意思，如33回“袭人满心委屈，只不好十分使出来。”而这里的“决不好”是“不得”、“不能”的意思。

没有对证，赵姨娘那里肯认帐。事情又大，闹出来，外面也不雅，等他自作自受，少不得要自己败露的。”

在贾母面前，王夫人一向是少言寡语的，怎么现在也抢着说话了昵？

贾母道：“你这话说的也是，这样事，没有对证，也难作准。只是佛爷菩萨看的真，他们姐儿两个，如今又比谁不济了呢。罢了，过去的事，凤哥儿也不必提了。今日你和你太太都在我这边吃了晚饭再过去罢。”

前80回中，王夫人和凤姐都不在贾母那儿吃饭。

遂叫鸳鸯琥珀等传饭。

前80回中，都是饭已做好，丫鬟来请示贾母什么时候吃，这次怎么贾母自己主动让传饭，要是还没做好怎么办？

凤姐赶忙笑道：“怎么老祖宗倒操起心来！”王夫人也笑了。只见外头几个媳妇伺候。凤姐连忙告诉小丫头子传饭：“我和太太都跟着老太太吃。”正说着，只见玉钏儿走来对王夫人道：“老爷要找一件什么东西，请太太伺候了老太太的饭完了自己去找一找呢。”贾母道：“你去罢，保不住你老爷有要紧的事。”

王夫人答应着，便留下凤姐儿伺候，自己退了出来。

回至房中，和贾政说了些闲话，把东西找了出来。贾政便问道：“迎儿已经回去了，他在孙家怎么样？”王夫人道：“迎丫头一肚子眼泪，说孙姑爷凶横的了不得。”因把迎春的话述了一遍。贾政叹道：“我原知不是对头，无奈大老爷已说定了，教我也没法。不过迎丫头受些委屈罢了。”王夫人道：“这还是新媳妇，只指望他以后好了好。”说着，嗤的一笑。贾政道：“笑什么？”王夫人道：“我笑宝玉，今儿早起特特的到这屋里来，说的都是些孩子话。”贾政道：“他说什么？”王夫人把宝玉的言语笑述了一遍。贾政也忍不住的笑，

宝玉已经长大了，还说孩子话，没什么可笑的，只能让人担心。再说，王夫人笑也罢了，在妈妈眼中，孩子永远也长不大，贾政笑就没有理由了。贾政一向是严父，即便满意宝玉做的，也只是点头不语，何况说这些傻话。

因又说道：“你提宝玉，我正想起一件事来。这孩子天天放在园里，也不是事。生女儿不得济，还是别人家的人，生儿若不济事，关系非浅。前日倒有人和我提起一位先生来，学问人品都是极好的，也是南边人。但我想南边先生性情最是和平，咱们城里的小孩，个个踢天弄井，鬼聪明倒是有的，可以搪塞就搪塞过去了，胆子又大，先生再要不肯给没脸，一日哄哥儿似的，没的白耽误了。所以老辈子不肯请外头的先生，只在本家择出有年纪再有点学问的请来掌家塾。如今儒大老爷虽学问也只中平，但还弹压的住这些小孩子们，不至以颓颓了事。我想宝玉闲着总不好，不如仍旧叫他家塾中读书去罢了。”王夫人道：“老爷说的很是。自从老爷外任去了，他又常病，竟耽搁了好几年。如今且在家学里温习温习，也是好的。”贾政点头，又说些闲话，不题。

且说宝玉次日起来，梳洗已毕，早有小厮们传进话来说：“老爷叫二爷说话。”宝玉忙整理了衣服，来至贾政书房中，请了安站着。贾政道：“你近来作些什么功课？虽有几篇字，也算不得什么。我看你近来的光景，越发比头几年散荡了，况且每每听见你推病不肯念书。如今可大好了，贾政居然这么和颜悦色地跟宝玉说话，甚至问起宝玉的身体，前80回中从来没有过。

我还听见你天天在园子里和姊妹们顽顽笑笑，甚至和那些丫头们混闹，把自己的正经事，总丢在脑袋后头。就是做得几句诗词，也并不怎么样，有什么稀罕处！比如应试选举，到底以文章为主，你这上头倒没有一点儿工夫。我可嘱咐你：自今日起，再不许做诗做对的了，单要习学八股文章。

贾政以前并不反对宝玉作诗作对子，甚至唯一对宝玉感到满意的也是宝玉的诗词作得好。

限你一年，若毫无长进，你也不用念书了，我也不愿有你这样的儿子了。”遂叫李贵来，说：“明儿

一早，传焙茗跟了宝玉去收拾应念的书籍，
宝玉的书在家里，应该袭人收拾，小厮是不能进宝玉房里去的。

一齐拿过来我看看，亲自送他到家学里去。”
宝玉又不是第一次上学，而且年龄又大，怎么还需要贾政亲自去送。

喝命宝玉：“去罢！明日起早来见我。”

宝玉听了，半日竟无一言可答，因回到怡红院来。
贾政让宝玉走，宝玉居然还不走，站在那儿“半日竟无一言可答”，这不是逗火儿吗？

袭人正在着急听信，见说取书，倒也欢喜。独是宝玉要人即刻送信与贾母，欲叫拦阻。贾母得信，便命人叫宝玉来，告诉他说：“只管放心先去，别叫你老子生气。有什么难为你，有我呢。”宝玉没法，只得回来嘱咐了丫头们：“明日早早叫我，老爷要等着送我家学里去呢。”袭人等答应了，同麝月两个倒替着醒了一夜。

有点儿过分了。宝玉天天要上学，丫鬟哪儿能天天倒替着睡觉。

次日一早，袭人便叫醒宝玉，梳洗了，换了衣服，打发小丫头子传了焙茗在二门上伺候，拿着书籍等物。袭人又催了两遍，宝玉只得出来过贾政书房中来，先打听“老爷过来了没有？”书房中小厮答应：“方才一位清客相公请老爷回话，里边说梳洗呢，命清客相公出去候着去了。”

宝玉听了，心里稍稍安顿，连忙到贾政这边来。恰好贾政着人来叫，宝玉便跟着进去。贾政不免又嘱咐几句话，带了宝玉上了车，焙茗拿着书籍，一直到家塾中来。

早有人先抢一步回代儒说：“老爷来了。”代儒站起身来，贾政早已走入，向代儒请了安。代儒拉着手问了好，又问：“老太太近日安么？”宝玉过来也请了安。

通常都是拉着小孩儿的手问好。一个老头拉着另一个半老的男人问好，怎么都觉得有点儿滑稽。

贾政站着，请代儒坐了，然后坐下。

虽然是在家学，但毕竟不是贾政家里，贾政怎么把自己当成主人了，“请代儒坐了，然后坐下。”贾政道：“我今日自己送他来，因要求托一番。这孩子年纪也不小了，到底要学个成人的举业，才是终身立身成名之事。如今他在家中只是和些孩子们混闹，宝玉只是和姐妹、丫头玩儿，不知“孩子们”指谁？

虽懂得几句诗词，也是胡诌乱道的，就是好了，也不过是风云月露，与一生的正事毫无干涉。”贾政居然当着宝玉的面，跟代儒夸他懂得几句诗词，一派慈父模样。在前80回中，贾政最满意宝玉的时候，也只是点头不语。唯一一次夸他，也是为了讨贾母的欢心，而且在“难为他”之后，马上又说“只是不肯念书，到底词句不雅。”怎么可能跟老师夸自己的孩子呢？

代儒道：“我看他相貌也还体面，灵性也还去得，为什么不念书，只是心野贪顽。诗词一道，不是学不得的，只要发达了以后，再学还不迟呢。”贾政道：“原是如此。目今只求叫他读书，讲书，作文章。倘或不听教训，还求太爷认真的管教管教他，才不至有名无实的白耽误了他的一世。”说毕，站起来又作了一个揖，然后说了些闲话，才辞了出去。代儒送至门首，说：“老太太前替我问好请安罢。”

贾政答应着，自己上车去了。

代儒回身进来，看见宝玉在西南角靠窗户摆着一张花梨小桌，右边堆下两套旧书，薄薄儿的一篇文章，叫焙茗将纸墨笔砚都搁在抽屉里藏着。代儒道：“宝玉，我听见说你前儿有病，如今可大好了？”宝玉站起来道：“大好了。”代儒道：“如今论起来，你可也该用功了。你父亲望你成人恳切的很。你且把从前念过的书，打头儿理一遍。每日早起理书，饭后写字，晌午讲书，念几遍文章就是了。”

宝玉答应了个“是”，回身坐下时，不免四面一看。见昔时金荣辈不见了几个，又添了几个小学生，都是些粗俗异常的。忽然想起秦钟来，如今没有一个做得伴说句知心话儿的，心上凄然不乐，却不敢作声，只是闷着看书。代儒告诉宝玉道：“今日头一天，早些放你家去罢。明日要讲书了。但是你又不是很愚夯的，此处的“但是”用得不对。

明日我倒要你先讲一两章书我听，试试你近来的工课何如，我才晓得你到怎么个分儿上头。“说得宝玉心中乱跳。欲知明日听解何如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前80回中，写宝玉去家塾，只是为了写宝玉和秦钟、秦钟和其他人、各学童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的性格，并不描写他们如何学习。而现在开始正经讲起来如何作文章，看来是续作者的强项。

引 书 资 料

《红楼梦》曹雪芹·高鹗著，人民文学出版社，1982年

参 考 资 料

《红楼梦资料汇编》朱一玄编，南开大学出版社，2001年